

西旁景教寺院遗址

完整布局首度揭示 千年普洱茶迹实证丝路交融

新疆日报乌鲁木齐2月9日讯 (石榴云/新疆日报记者 玛依古丽·艾依提哈孜)2025年新疆考古工作汇报会上,西旁景教寺院遗址考古发掘的新成果公布。“2025年最重要的发现,是确认了该寺院的经济设施遗迹。可以说,现在我们已经完整揭示了这座景教寺院的全貌。”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院教授、西旁景教寺院遗址考古发掘项目负责人刘文锁说。

西旁景教寺院遗址坐落于吐鲁番市高昌区葡萄沟街道达甫盖社区北面的火焰山南麓山岗之上,约始建于8世纪中叶,延续使用至13世纪中叶,主要年代为唐—元一代高昌回鹘时期。遗址内发现的各类遗迹、出土文物,生动展现了中古时期西域景教寺院的风貌及东西方文明交流互鉴、古代景教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作为目前国内外现存罕见的景教遗址,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2021年至2024年,中山大学联合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吐鲁番学研究院,对该遗址先后开展了三次系统性考古发掘。发掘结果显示,该寺院整体建筑结构保存完整,各类建筑遗迹保存状况良好,其中2023年的发掘成果成功入选当年的“中国考古新发现”,进一步凸显了遗址的重要性。

西旁景教寺院遗址的系列考古发现,不仅见证了历史上东西方文明在我国新疆地区的深度交汇与融合,更直观印证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兼收并蓄的鲜明特征。

2025年,考古发掘持续发力,重点对遗址剩余山岗区域的遗迹、堆积物,以及山岗周围的关联遗迹进行全面清理,完整揭露遗址区各类遗迹的分布格局与遗存状况。此次发掘中,考古人员验证了东坡下方分布的早期梯田式葡萄园遗迹,以及山岗东北侧的引水渠遗迹,在遗址北部山脚也新发现3座洞窟及1条灌溉。

新疆日报北京2月9日讯 (石榴云/新疆日报记者 贾春霞)“2025年,在唐朝墩古城遗址的考古工作中,我们确认了古城西门的位置,发掘出两条南北向的道路,清理出一处院落,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唐朝墩古城遗址的认知,为研究唐代在边疆地区的城市规划、治理模式以及丝绸之路沿线的文明交融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实物资料。”在2025年新疆考古工作汇报会上,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唐朝墩古城遗址考古发掘项目负责人任冠介绍了过去一年该遗址的考古成果。

唐朝墩古城遗址考古发掘是经国家文物局批准,由中国人民大学和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合作开展的“考古中国”重大项目。2025年,考古工作者清理出房址6处、墙体7段、灶址4处、灰坑128个、水井1口、土台1处、道路2条,成果斐然。

春风骀荡：马文物里的中华精神

从礼制威仪到沙场征战,从仙道想象到丝路往来,马始终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符号,是勇气、梦想和成功的象征。“马年新春将至,‘骐骥’谐音‘奇迹’,愿所有人在马年逐梦不息、全力以赴、创造奇迹。”上海博物馆馆长褚晓波说。



西旁景教寺院遗址出土的部分遗物。

图片由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提供

西旁景教寺院遗址为何能持续受到考古界关注?刘文锁重点阐述了其两大核心特点:首先,该景教寺院遗址的建筑结构保存完整,建筑遗迹状况良好,这种保存程度在全世界范围内都较为少见;其次,遗址出土遗物种类丰富、数量众多,尤其是去年的发掘,新增了多种遗迹类别,进一步丰富了遗址的考古遗存内涵。其中纸质文书,是最具价值的出土遗物,截至目前,历年出土纸质文书总量已累计达到1334件(组)。

在此次考古发掘过程中,科技赋能成为提升考古研究水平的重要支撑。各类先进科技手段深度融入考古勘探、遗物检测、数据分析等,显著提升了对于中华文明核心价值的阐释能力。其中,对出土纸张的分析显示出中国古代造纸术在西域地区的传播及对西域文化发展的促进;而遗址中陶器内发现的普洱茶残留物,通过科技检测,揭示出一项茶史研究的重要信息。

众所周知,中国为茶的起源地,这种兼具营养价值与文化内涵的植物制品,后来逐渐传播至世界各地,成为全球最受欢迎的饮料之一。然而,目前茶的考古学证据十分稀少。此次西旁景教寺院遗址所鉴定的普洱茶残留物的来源,可以被追溯到云南普洱及周边地区。此次研究首次发现了普洱茶的分子证据,说明普洱茶最晚于高昌回鹘时期开始生产,并从西南原生地进入了丝绸之路贸易网络。

唐朝墩古城

考古实证边疆治理历史

考古工作者对佛寺门址南侧展开发掘,发现其南侧存在1间佛殿。该佛殿与门殿之间有一条廊道相连,佛殿北向开门,内部中央为土坯垒砌的佛台。根据建筑结构判断,此佛殿或为高昌回鹘时期始建的供城内信众礼拜的偏殿。在佛寺东侧,除2024年发现的东向西向道路外,考古人员还清理出南北向道路,两条道路以佛寺门址为中心,形成丁字路口。此外,对城址西墙中部进行发掘时发现,西门门道两侧为生土夯筑的墙体,在距西墙外侧约3.85米处,还发现另一道夯土墙体,推测应为西门外瓮城墙体。

考古人员持续推进城址东部2024年发现的唐代院落遗址发掘工作。该院落最初采用减地法构筑,历经多次改建。出土了彩绘泥塑、陶俑头像、壁画残块及大量陶器。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陶器与中亚地区存在显著关联。通过遗迹和遗物特征推测,该遗址可能为一处与袄教相关的建筑遗址。

“这一发现具有重大意义。”任冠说,此前,唐朝墩古城已发现佛寺遗址和景教寺院,此次袄教遗址的发现,进一步印证了唐代天山北麓沿线城市多种宗教并存、东西方文明交流互鉴的繁荣景象,生动展现了当时开放包容的时代特征。

羽衣仙人,策马飞升——2000多年前的汉白玉雕描绘中国古人“以梦为马”的逐梦故事;身中5箭仍奋力奔驰,唐太宗的昭陵神骏仿佛从拓片墨痕中“破空而出”,定格勇气传奇……

跨越2000多年时光,共展出16件(套)马文物的“春风骀荡:马年生肖展”正在上海博物馆举办。各类马文物齐聚一堂,勾勒出中华文明的长卷。马,自古以来便是华夏文明的重要意象之一。展览中最古老的马文物——西汉时期的圆雕白玉仙人策马出自咸阳博物院,它晶莹剔透、温润流光,刻画一位手持灵芝的羽衣仙人,策马朝着梦想之境飞升……

马,自古以来便是华夏文明的重要意象之一。展览中最古老的马文物——西汉时期的圆雕白玉仙人策马出自咸阳博物院,它晶莹剔透、温润流光,刻画一位手持灵芝的羽衣仙人,策马朝着梦想之境飞升……

红黑相间的展厅里,仿佛自带3D视觉效果,《昭陵六骏》石刻拓本肃穆陈列,唐太宗李世民的6匹战马仿佛“破石”而出;波斯战马“什伐赤”身中5箭仍浴血奋战,勇毅豪迈;大将丘行恭为受伤的“飒露紫”拔箭,人情深……

这组珍贵拓片背后自有故事:《昭陵六骏》由6件石雕构成,但国内仅存4件,另两件流失海外。上海博物馆此次特地从馆藏文物中找到“六骏”的珍贵拓片,修复整理后首次展出。

上海博物馆展览主任褚馨介绍,这套近代拓本工艺精妙,最大程度地保留了原石气韵。上海博物馆文保中心的专家花费整整1个月,将它们悉心修复、平整、装裱,才让这些名垂史册的“中国战马”在马来到来之际团聚一堂,再现大唐盛世金戈铁马、气吞万里的气势。

中国马,不止代表勇气和战功,超逸与祥瑞。出自唐代吐谷浑王族慕容智的彩绘陶骑马击鼓俑展示了另一种“马文化”——俩人跨马上,阔袖白袍,怀抱圆鼓且奏且行,正是丝路文明交融的写照。

几件陶马釉彩质朴,造型憨拙,或立或卧,充满生活趣味。其中一件红绿彩骑马女俑色彩明快,仿佛从宋人画卷中缓缓行来,散发与宫廷、战场气氛迥异的“烟火气”和田园之趣,传递出对美好和谐生活的向往。

源自腊祭的春节文化刻在国人基因里

春节,不只是一个节日,更是一场跨越三千年的文脉接力。春节的起点,是先秦时期肃穆的“腊祭”。

在靠天吃饭的时代,古人在一年农事结束后,会在新旧交替的腊月举行盛大祭祀,用猎物献祭祖先与百神,以报答天地庇佑。《风俗通义》记载:“腊者,猎也,言田猎取禽兽,以祭祀其先祖也。”此时的“年”,还是全民狂欢的节日,更像是一场凝聚宗族的仪式。在先秦,夏、商、周三代使用不同的“岁首”:夏代以寅月为岁首,商代以丑月为岁首,周代以子月为岁首。直到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才将亥月定为岁首,“腊祭”也随之固定在新旧交替之际。

到了汉武帝时期,太初元年,天文学家落下闳、邓平等修订《太初历》,正式将夏历正月初一一定为岁首。这一历法延续两千多年,为春节的定型奠定坚实基础。从此,中国人的时间锚点有了统一的坐标。

汉代是春节真正成型的关键时期。此时,“腊祭”与“正旦”(正月初一)逐渐融合,形成“先腊后年”的完整序列。《四民月令》记载,汉代人会在腊日要祭祀祖先、宴饮聚会,到了正旦则要举行“朝正”大典,君臣互贺,百姓也会走亲访友,拜年之风开始盛行。

魏晋时期,春节的习俗更加丰富。有些地方开始有祭祖后吃年夜饭的除夕守岁习俗,《荆楚岁时记》中记载:“正月一日,是三元之日也。”这一天被视为“岁之元、月之元、时之元”,人们会喝椒柏酒、食五辛盘,以驱邪避疫、迎接新春。此时的“年”,已经从单纯的祭祀活动,

演变为融合了饮食、娱乐、社交的综合性节日。

五代十国时期,出现了最早的春联“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此后贴春联习俗广为流传。到了唐宋,春节迎来了它的“黄金时代”。唐廷将新年定为法定假日,除夕守岁成普遍习俗。长安城的百姓会在除夕夜燃放爆竹,初七赏春探梅,元宵张灯结彩,蔚为大观,新年庆祝成为充满喜庆欢乐的良辰佳节。

宋代的春节更是热闹非凡。除了延续唐代的习俗,还出现馈岁、别岁、守岁等仪式。苏轼在《守岁》诗中写道:“明年岂无年,心事恐蹉跎。努力尽今夕,少年犹可夸。”生动描绘了宋人守岁时的复杂心情。此时的春节,已经完全褪去了祭祀的肃穆,成为全民参与的狂欢盛宴。

明清时期,民间流行鞭春牛、祭灶神、贴年画、吃春饼、赏灯会、猜灯谜习俗,吃饺子、放爆竹、拜年、游庙会、吃元宵、舞狮、舞龙、演戏巡游等活动不断兴盛。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了使用“公历纪年法”,将公历1月1日定为“元旦”,农历正月初一一定为“春节”,这一规定延续至今。

2006年,春节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24年12月4日,“春节——中国人庆祝传统新年的社会实践”成功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从先秦的腊祭到今天的春节,从庙堂之上的祭祀仪式到街头巷尾的烟火气,春节始终承载着中国人对团圆的向往、对未来的期盼,永远是人们心中最温暖的牵挂。

据《北京青年报》

春节的传说

春节和年的概念,最初的含意来自农业,古时人们把谷的生长周期称为“年”,《说文·禾部》:“年,谷熟也。”在夏商时代产生了夏历,以月亮圆缺的周期为月,一年划分为十二个月,每月以不见月亮的那天为朔,正月朔日的子时称为岁首,即一年的开始,也叫年,年的名称是从周朝开始的,至了西汉才正式固定下来,一直延续到今天。但古时的正月初一被称为“元旦”,直到中国近代辛亥革命胜利后,南京临时政府为了顺应农时和便于统计,规定在民间使用夏历,在政府机关、厂矿、学校和团体中实行公历,以公历的元月一日为元旦,

农历的正月初一称春节。1949年9月27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通过了使用世界上通用的公历纪元,把公历的元月一日定为元旦,俗称阳历年;农历正月初一通常都在立春前后,因而把农历正月初一定为“春节”,俗称阴历年。传统意义上的春节是指从腊月初八的腊祭或腊月二十三的祭灶,一直到正月十五,其中以除夕和正月初一为高潮。在春节这一传统节日期间,举行各种庆祝活动,这些活动大多以祭祀神佛、祭奠祖先、除旧布新、迎禧接福、祈求丰年为主要内容。

春节传说之一：熬年守岁

守岁,就是在旧年的最后一天夜里不睡觉,熬夜迎接新一年的到来的习俗,也叫除夕守岁,俗名“熬年”。探究这个习俗的来历,在民间流传着一个有趣的故事:太古时期,有一种凶猛的怪兽,散居在深山密林中,人们管它们叫“年”。它的形貌狰狞,生性凶残,专食飞禽走兽、鳞介虫豸,一天换一种口味,从磕头虫一直吃到大活人,让人谈“年”色变。后来,人们慢慢掌握了“年”的活动规律,它是每隔三百六十五天就会窜到人群聚居的地方,而且出没的时间都是在天黑以后,等到鸡鸣破晓,它们便返回山林中去了。算准了“年”肆虐的日期,百姓便把这一天视为关口来熬,称作“年关”,并且想出了一整套过“年关”

的办法:每到这一天晚上,每家每户都提前做好晚饭,熄火净灶,再把鸡圈牛栏全部拴牢,把宅院的前后门都封住,躲在屋里吃“年夜饭”。由于这顿晚餐具有凶吉未卜的意味,所以置办得很丰盛,除了要全家老小围在一起用餐表示和睦团圆外,还须在吃饭前先供祭祖先,祈求祖先的神灵保佑,平安地度过这一夜。吃过晚饭后,谁都不敢睡觉,挤坐在一起闲聊壮胆,就逐渐形成了除夕熬年守岁的习惯。守岁习俗兴起于南北朝,梁朝的不少文人都有守岁的诗文。“一夜连双岁,五更分二年。”人们点起蜡烛或油灯,通宵守夜,象征着把一切邪瘟病疫照照驱走,期待着新的一年吉祥如意,这种风俗流传至今。

春节传说之二：万年创建历法

相传,在古时候,有个名叫万年的青年,看到当时节令很乱,就有了想把节令定准的打算,但苦于找不到计算时间的方法。一天,他上山砍柴累了,坐在树下休息,树影的移动启发了他,他设计了一个测日影计天时的晷仪,测定一天的时间,后来,山崖上的滴泉启发了他的灵感,他又动手做了一个五层漏壶,来计算时间。天长日久,他发现每隔三百六十多天,四季就轮回一次,天时的长短就重复一遍。当时的国君叫祖乙,也常为天气风云的不测感到苦恼。万年知道后,就带着日晷和漏壶去见国君,对祖乙讲清了日月运行的道理。祖乙听后龙颜大悦,感到有道理。于是把万年留下,在天坛前修建日晷阁,筑起日晷台和漏壶亭,希望能测准日月规律,推算出准确的晨夕时间,创建历法,为天下的黎民百姓造福。

有一次,祖乙去了解万年测试历法的进展情况。当他登上天坛时,看见天坛边的石壁上刻着一首诗:日出日落三百六,周而复始从头来。草木枯荣分四时,一岁月有十二圆。知道万年创建历法已成,亲自登上日月阁看望万年。万年指着天象,对祖乙说:“现在正是十二个月满,旧岁已完,新春复始,祈请国君定个节吧。”祖乙说:“春为岁首,就叫春节吧。”据说这就是春节的来历。冬去春来,年复一年,万年经过长期观察,精心推算,制定了准确的太阳历,当他把太阳历呈献给继任的国君时,已是白发银须。国君深为感动,为纪念万年的功德,便将太阳历命名为“万年历”,封万年为日月寿星。以后,人们在过年时挂上寿星图,据说就是为了纪念德高望重的万年。

春节传说之三：贴春联和门神

据说贴春联的习俗,大约始于一千多年前的后蜀时期,这是有史为证的。此外根据《玉烛宝典》《燕京岁时记》等著书记载,春联的原始形式就是人们所说的“桃符”。在中国古代神话中,相传有一个鬼域的世界,当中有座山,山上有一棵覆盖三千里的大桃树,树梢上有一只金鸡。每当清晨金鸡长鸣的时候,夜晚出去游荡的鬼魂便赶回鬼域。鬼域的大门坐落在桃树的东北,门边站着两个神人,名叫神荼、郁垒。如果鬼魂在夜间干了伤天害理的事情,神荼、郁垒就会立即发现并将它捉住,用芒苇做的绳子把它捆起来,送去喂虎。因而天下的鬼都畏惧神荼、郁垒。于是民间就用桃木刻成他们的模样,放在自家门口。后来,人们干脆在桃木板上刻上神荼、郁垒的名字,认为这样做同样可以镇邪去恶。这种桃木板后来就被叫做“桃符”。

到了宋代,人们便开始在桃木板上写对联,一则不失桃木镇邪的意义,二则表达自己美好心愿,三则装饰门户,以求美观。又在象征喜气吉祥的红纸上写对联,新春之际贴在门窗两边,用以表达人们祈求来年福运的美好心愿。为了祈求一家的福寿康宁,一些地方的人们还保留着贴门神的习惯。在民间,门神是正气和武力的象征,古人认为,相貌奇奇怪怪的人往往具有神奇的本性和不凡的本领。他们心地正直善良,捉鬼擒魔是他们的天性和责任,人们所仰慕的捉鬼天师钟馗,即是此种奇形怪相。所以民间的门神永远都怒目圆睁,相貌狰狞,手里拿着各种传统的武器,随时准备同敢于上门的鬼魅战斗。由于我国民居的大门通常都是两扇对开,所以“门神总是成双成对”。

唐朝以后,除了以往的神荼、郁垒以外,人们又把秦叔宝和尉迟恭两位唐代武将当作门神。相传,唐太宗生病,听见门外鬼魅呼号,彻夜不得安宁。于是他让这两位将军手持武器立于门旁镇守,第二天夜里就再也没了鬼魅骚扰了。后来,唐太宗让人把这两位将军的形象画下来贴在门上,这一习俗开始在民间广为流传。

据中国文明网

